

詩

毛

氏

學

詩毛氏學二十五

大雅三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孔曰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

壞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亦必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

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讀對

上帝以託君王也孔曰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辟君也釋詁文○鄭曰蕩蕩

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疾

○飛按蕩蕩善惡可以通稱釋訓僻也主惡言

蕩

一

病人矣

鄭曰重賦斂也

威罪人矣

鄭曰峻刑法也

說苑書

至公也

夫公生明偏生闇端慝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

以分也

詩曰疾威上帝

與其命多辟言不公也

○裨按

劉子政以禹桀說上帝與毛傳以託君王之說合多

辟不公

卽指疾病

謚誠也

釋詁文

○裨按誠者信也

人威罪人

而言

則天以生人爲心也

天與上帝之託

君王者有別毛

於下章

天降滔德發傳云天君也

明此章之天不謂

君矣或謂天或謂君或謂上帝蓋時方監謗乃故亂

其辭使人不覺也讀毛傳而尋其意緒可以得之

姚鼐曰

蕩蕩上帝猶有苑之言上帝其神意厲王暴

虐自尊侈故當時臣謂之上帝耳

詩又言王所以其

命多辟者自恃崇高之勢而不知天命匪謚也人君

有初不獲終者多矣

若殷商是也

○宣二年傳人誰

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夫如是能補過者鮮矣

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

惟羣臣賴之

○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圍

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晏子春秋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竝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竝學能終善者爲師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韓詩外傳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裊按傳記引詩皆謂不終其善卽不能保其祿位遂其爲君正合經旨外傳言王者之所謂終必內天下於道非可施以疾威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蒲侯反克枯力反曾

是在位曾是在服扶逼反天降滔他刀反德丁力反女輿是力

咨嗟也陳曰咨讀爲噉說文噉善也善與嗟同爾雅嗟咨嗟也咨嗟卽噉嗟嗟廣韻噉嗟憂聲也單

言曰嗟曰咨案言曰咨嗟○鄭曰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

切刺疆禦疆梁禦善也胡曰曾猶乃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何曾猶何

乃也疆禦二字合之則禦亦是疆比予於管仲趙注何曾猶何培克自伐而好勝

分也則其疆足以禦善仍一義也此經釋文有聚斂也三字疑毛傳原本云培聚

斂也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此經釋文有聚斂也三字疑毛傳原本云培聚

爾雅哀聚也說文擇引堅也堅爲土積其義同聚六

說文亦必作擇故訓爲聚斂也和按培克者以聚斂

地充府庫是以聚斂自伐也毛於上章傳云服服政

事也孔曰釋詁服事也非天君文釋詁滔慢也馬曰說

漫漫大沔水漫曰滔人慢亦曰滔釋名慢漫也故傳

訓滔爲慢鄭曰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

而力爲之言競於惡和按女興是力言女

在位在職者興是疆禦培克之政甚急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直類流言以

對寇攘

如羊反

式內侯作

側慮反

侯祝

周救反

靡屆靡究

鄭曰類善式用也○裨按而猶若也言若有秉執義類者則彊梁禦善之人多怨之而因進其流言也說

文對對遂也胡曰遂者進也為毀賢之流言以進於王也○列女傳引詩曰流言以對寇攘

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鄭曰寇盜攘竊為姦究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何楷曰上章彊禦是姦

賢嫉能者即此彊禦多對也培克作祝詛也段曰作是聚斂巧取者即此寇攘式內也

四字一句侯作侯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事故兼云祝經文益侯字以足句與迺慰迺止迺宣

迺畝同例○陳曰屈極究窮也並釋言文○朱曰是侯維也猶有也

○輔廣曰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

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反白交然反火交于中國反古逼斂

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蓄入爾德不明音以

無陪無卿音羌

魚然猶彭亨也陳曰魚然彭亨皆疊韻易于寶注彭亨驕滿貌○鄭曰魚然自矜氣健之

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鄭曰無臣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無臣側無人也無人謂賢

者不用○陸曰背後也○陳曰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

使能也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此傳背為後不言前者文略側謂左

右也即四鄰四輔之說也○稗按荀子注人謂賢人無陪貳也無卿士也孔曰陪貳

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二十一年傳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為貳

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朱曰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韓詩外傳非賢者莫

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引此詩而釋之曰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

反善

爾以酒不義從式既

愆爾止靡明靡晦

反呼備

式號

反戶刀

式呼俾晝作夜

音豫

昶按說文洎湛於酒也湛與沈同微子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于酒微子作誥不忍斥言故以紂之沈酒喪邦歸於天穆公用此為詩託之文王咨商曰天不洎爾以酒爾自沈之也史記紂沈洎淫

義宜也

烝民同昶按賓之初筵箋式讀曰

於酒宜從惡戒之也○范處義曰既愆爾止所謂用燕喪威儀也靡明靡晦則無時不醉矣○昶按醉則呼號鬪爭不獨喪威儀也說苑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使晝為夜也鄭曰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范曰俾晝作夜子產所謂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

以修令夜以安身者
晉失矣欲無亂得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蠋

音條如蠋音唐如沸反方味

如羹音岡

小大近喪

平聲

人尚乎由行

音杭

內巽

音備

于中國覃及鬼方

蠋蟬也

小弁同

蟾蜍也

夏小正五月唐蠋鳴傳唐蠋者
陳曰唐區蟬之大者析

言之也渾言之則蠋亦名唐蠋○漢書五行志詩云
如蠋如蟾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

則不能沿海內顏注謂政無文理虛言囂
沓如蠋蟾之鳴湯之沸滄羹之將熟也

言居人上

欲用行是道也

孔曰傳以尚爲上由爲用○裨按是
道蠋蟾沸羹之道言厲王暴虐其居

人上操下過迫號令之發虛譁憤亂使人不
堪故小大之國自中及外皆近於喪亡矣 巽怒也

裨按虛譁憤亂迫
之已甚所謂怒也 不醉而怒曰巽說文巽壯大也一
迫也詩曰不醉

而怒謂之巽段注不醉而怒於壯義迫義皆近○陳
曰傳又申說怒之義也淮南注引詩作巽今隸變作

職維疾

去聲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密也

釋訓文舍人注威儀靜密也

隅廉隅也

孔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

有稜故曰廉隅○鄭曰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和按儒行云近文章砥厲廉隅近文章即抑抑威儀也此二句全篇之綱文王徽柔懿恭是文王之德隅也至成王將終作顧命以謂嗣守文武大訓所以安勸小大庶邦者不外自亂於威儀然則周之盛時其君臣相與交儆者惟此而已能行此者為哲人故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不能行者為愚人故曰維彼愚人覆謂我儆以修德為儆則必至毀棄廉隅而後止然此出自庶人猶可說也若哲人不能容於當世亦以愚自晦則大亂之道非厲王之時不至有此故序曰刺厲王也人亦有言以下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折入刺意文勢驚絕

道則愚

和按傳引論語文避帝諱改邦為國也○鄭曰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

肖然○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
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
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曰勞矣箕子盡
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
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淮南子人能由昭昭於冥
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此之謂也
職主釋詁文○鄭曰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
常也○昶按疾卽論語民有三疾之疾陳疏疑
是夷字之誤非也戾罪也釋詁文○鄭曰賢者而爲愚畏懼
於罪也○昶按斯者斥厲王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況于謨

定命遠猶辰告音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無競競也

鄭曰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
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昶按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周頌烈文篇語也蓋成王卽政諸侯
助祭之詩武公稱述先王之烈故引此詩以見開國
之初得人之盛皆由於在上者有德行以訓化成俗
是敬慎威儀爲訂謨定命之本有賢才乃有大謀遠

獸有德行乃能育才也下章云其在于今又云罔敷
求先王則此章之爲先王甚明不言者以無競二語
周人誦習之皆訓教也烈文傳 覺直也孔曰釋詁
知其述祖德也訓教也道也 覺直也較直也與覺
字異音同○陳曰緇衣引詩作楷隱六年公羊傳古
者諸侯有較德較德即覺德○鄭曰有大德行則天
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孝經是以天下和
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
此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緇衣子曰上好仁則
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
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曰有楷德行四國順
之○襄二十一年傳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隸內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
子覺者也○昭五年傳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胡曰左兩引詩皆取
覺直之義知毛訓本諸爾雅徵諸左氏不可易矣訂
大謨謀 命猶易言正位凝命猶道釋詁
辰時也釋命猶道釋詁 辰時也釋命
道時警告之也○襄三十一年傳衛北宮文子曰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
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
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
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
相固也○中論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
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
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
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
我者未之有也○裊按此章追述
先王有道之世申首章前二句義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音受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鄭曰于今謂今厲王也○方苞曰興起也起而迷亂
於政猶商書所謂方興沈酗于酒也○漢書五行志
谷永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酒
於酒詩曰顛覆厥德荒湛于酒○陳曰經傳釋詞雖

維也無逸云惟湛樂紹繼釋詰文○朱曰謂所承之

之從文義與此同緒也○昶按自成康以後

惟厲王流彘喪失厥緒共執釋詰文○

序云刺厲經有明徵矣作拱刑法也昶按不廣

求先王能常執之大法是以上下憤亂雖哲人亦

畏罪而愚此章追刺厲王無道申首章後半之義

肆皇天弗尙平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

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榜平聲用戒戎作用

場他歷蠻方反

鄭曰肆故今也○王引之曰爾淪率也釋言文○陳

雅尚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灑灑韓詩作灑

言禍亂日生如泉水之流滔滔不返洒灑○說文洒

周之君臣將相率而底於敗亡也洒灑○說文洒

灑也古文以章表也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曰入其

爲灑掃字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

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

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邊遠也 釋詁文○說文

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邊遠也 古文作

邊○孔曰用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驅遠蠻方之來

內侵者○李輔平曰蠻方當謂荆蠻淮夷之等楚熊

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朱曰內自庭除

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

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昶按周本紀申

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

盡取周賂而去平王立東遷于維邑辟戎寇此詩云

淪胥以亡又云用戒戎作言修戰備豫戒戎兵之起

也厲王流毒至幽王而極此詩當作於幽王末年目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真可謂之許謨遠猶者矣以上刺厲王猶諸葛公之

太息痛恨於桓靈也以下統君臣人已而交戒之故

序云亦以自儆也亦之云者其意仍在戒王與當時

用事之臣所謂小子者也觀末章曰於乎小子告爾

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其意皆已自顯然

後之說此詩者紛如聚訟均不及序說之精

音

無不柔嘉音歌白圭之玷丁簞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譌也

質成也

孔曰釋詁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傳以爲成箋以爲平其意同也不虞

非度也

孔曰釋言虞度也不虞者非意所億度之事輔廣曰益之告舜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

法度爲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已伯張卒君子曰善哉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韓詩外傳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輿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鹽鐵論事不豫辦不

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曰詰爾民話善言

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

也版同○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

於行詩曰慎爾出話敬爾玷缺也說文引詩作剗訓

威儀○鄭曰柔安嘉善也玷缺也同○鄭曰玉之缺

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孔曰

謂已往者不可更反所謂駟不及舌也○大戴禮衛

將軍文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

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

姓○說苑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

致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下引此詩

無易以致反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朕舌言不可逝時折反

矣無言不讎音無德不報布瘦反惠于朋友音庶民小子

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鄭曰由於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韓詩外傳若夫無類之

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
曰苟矣○又云指緣謬辭謂之苟論語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矣詩曰莫無廣雅捫持也○說文捫撫持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無廣雅捫持也○說文捫撫持
逝不古處傳逝逮也有杖之杜韓詩逝也○俞樾曰
及也言不可及蓋即駟不及舌之意 離用也鄭曰
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孔曰離匹也匹敵
相報故應對物賈謂之離○曾釗曰說文無售字蓋
卽離之省古从言與从口相通史記注離一作售是
其證凡物必用而後售賈傳釋意箋釋字兩義相成
非爲異也○昶按無言不離者君子居其室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也此結上謹言義無德不報啓下惠民義德亦兼善
惡言離報之道上下通也○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
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離無
德不報○荀子是以臣或弑其君粥其城倍其節而
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離
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漢宣帝詔引詩不云乎無德
不報各以恩深淺報之○韓詩外傳故無不愛也無
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

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於朋友庶民
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昶按此言長民者惠
愛及於朋友及於庶民並及其小子小子庶民之子
也施德如此則其子孫繩繩萬民無不承奉之矣大
學云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無德不報之說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

音

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

魯豆反

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入

思矧可射

音亦思

輯和也

版同○朱曰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昶按遐遠也言見賓時知戒慎豈

不遠於

西北隅謂之屋漏

釋宮文孫炎注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黃

以周曰西北隅謂之屋漏爚光所入也其隱闇處謂
之扉渾言通析言別○昶按爾雅西南隅謂之奧東
南隅謂之窔東北隅謂之宦西北隅謂之屋漏不言
彼三隅獨言西北者蓋奧窔皆取闇義宦同頭取養

義惟屋漏取闡而有光義以光觀見也釋詁文○中

之無不入象神之無不格也

庸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格至也○釋詁文○朱

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時當庶幾

不愧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莫予見也

當知鬼神無物不體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

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

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謝枋

得曰莊子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爲

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

鬼責亦此意也○淮南子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

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

而決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

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音歌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音俄不僭不

賊鮮反

息淺

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

小子

女爲善則民爲善矣

鄭曰辟法也。孔子傳解辟爾爲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

君爲善則民善之辟爾爲德是女爲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昶按言民皆法爾爲德是以臧嘉也

淑慎爾止申言爾爲善之義止至也。孔子止者所居民以爲則申言民爲善之義之名故爲至至

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

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大學文○昶按此言隨其所至

皆可爲法於天下儀者法也在己不愆在人足法

僭差也

廣雅同○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

聞之唯則定國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荀子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

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昶按公孫枝以無好無惡釋經之不僭謂不

作奸作惡致有僭差卽荀子所謂忠信端慤也以不忌不克釋經之不賊卽荀子所謂不害傷也荀子言

無接而不然謂其爲子臣弟友皆如此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以謂君既投我以挑則當報之以李矣舊以此二句屬施者言語氣未合○鄭曰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墨子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挑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鹽鐵論詩云投我以童羊之無角者挑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孔曰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爲有角自民言則爾者以其淑慎也輕彼者以其潰亂也僭賊故潰亂虹潰也釋言文○昶潰亂也童羊以喻小子無角而妄自用以喻潰亂言彼童而角卽此潰亂之小子也蓋斥當時少年用事之臣上經曰庶民小子以別此小子之爲執政者也○王夫之曰淮南子云衛武公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益知小子非武公之自稱矣

桂而甚

染柔木言緡

又

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

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音民

各有心

緡被也

陳曰柔木中琴瑟之木也荏染柔意也說文云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是緡有破義絲者

八音之琴瑟也

被安弦耳 温温寬柔也

表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

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荀子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話言

古之善言也

裨按無競維人敬慎威儀之類皆古之善言也○鄭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

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同○襄二年傳君子曰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乎不哲矣○裨按所以貴寬柔者以其能不逆禮而順德之行也又昭元年傳文子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

爲人下矣文子以不僭爲
信箋曰僭不信也本左傳

於音乎小子未知臧否

方止反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上聲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

知而莫

音成暮

王逸楚辭序詩人怨主刺上曰嗚乎小子未知臧否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仲尼論之
以爲大雅○昶按武公堯年作詩自警竝欲普戒時
君及其同列謙不直陳託爲告戒後生之語而其意
則主於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王逸所謂
風諫者也陳疏謂小子斥厲王謬甚言提其耳釋文
提本作題題識也諱也葛屨傳提提審諱也管子注
提提謂有所揚舉也言非徒面命之又揚舉審諱之
於其借假也霍光傳引莫晚也陳曰凡文之易曉者
耳也詩作藉莫晚也不傳嫌涉他義則或
傳之如莫捫之莫訓無莫成之莫訓晚此其例也○
昶按靡盈謂無實也論語虛而爲盈難乎有恆早知

暮成是不能有恆而欲速也朝耕暮穫誰能之乎人之不能成德病正坐此舊解誤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

莫空反

我心慘慘

當作慄千到反

誨爾諄諄

之純反

聽我藐藐

美角反

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去聲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鄭曰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昶按此及未章又自明勸人修德非欲強人從己故作腐談實

有家國存亡之關係憂亂之思倍切矣

夢夢亂也

釋訓文孫炎注昏昏之亂也

慘慘

憂不樂也

釋訓愠也

○陳曰緣上文立訓言憂我生之不樂慘慘然也說文諄告曉之孰也重

言之曰諄諄

藐藐然不入也

孔曰釋訓藐藐悶也今爾雅作藐○中論下愚反此道也

以爲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刑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憫焉不能免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至

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昶按據徐偉長解覆用爲虐是以言爲罪也猶云不以言爲德反以爲讎 耄老也 曲禮八十九曰耄○所當上章抱子承耳提面命而言若曰女借曰未有知識亦既耄而更事多矣○昶按聿語詞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不庶無大悔呼鄙天

方艱難曰喪厥國古逼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力回遘

于橘其德俾民大棘

昶按廣雅止禮也楚辭注止制也舊止猶舊章詩中所陳前代興亡之跡皆是也大悔謂喪國之悔國者天子諸侯之通稱也取譬不遠謂厲王之禍近在耳目之前今幽王又蹈其覆轍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民乏財用不亡何待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幽王二年

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一如伯陽父之言此云昊天不忒即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之說俾民大棘即民乏財用之說以一人回適其德使民受其困然則武公憂亂之詩而反覆修德之事外則慎密於威儀內則致嚴於屋漏豈迂言哉忒差忒也回適邪僻也棘困急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朱曰賦也○昶按朱子引

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誤矣竊謂是詩作於幽王未年至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不謂是年始作也左史曰昔武公年數九十五矣先言其年數所極未言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此二語重提總括之筆亦非謂九十五始作詩自儆前此皆不儆也侯氏最善讀國語隋經籍志有侯苞撰韓詩翼要十卷是侯習韓詩毛韓序說同也朱子疑自儆詩不得爲刺厲王夫古賢責難於君皆其平日所自勵者非有二也又疑武公卽位於宣王二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然詩中所言蓋追刺周德之壞自厲王始不必同時

乃能刺也靈王時太子晉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又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韋昭曰厲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靈王十四王也由此觀之周室壞自厲王乃當時公論故孟子亦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武公此詩雖曰自警而幽厲兩朝之禍皆洞若觀火列之於雅其以此與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鄭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地理志左馮翊臨晉

有芮鄉故芮國○陳曰周之芮在河西今陝西朝邑縣與商之芮鄰於虞在河東者不同地○潛夫論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

菀

音鬱

彼桑柔其下侯甸捋

力活反

采其劉瘼

音莫

此下民不

殄心憂倉

初亮反

兄况填塵

音今倬反

彼昊天

汀寧不我

矜

興也

鄭曰興者喻民當被王之德苑茂貌 隰桑有阿其

然盛貌有旬言陰均也 陳曰陰讀爲蔭爾雅洵均也

以利人也 也侯維也宣二年傳舍于劉爆 剝爍音落而希也 釋詁

暴樂也 鄭曰已捋瘼病也 四月同 陳曰以喻下

采之則葉爆爍而疏 民之病困由於王政之

刻倉喪也 胡曰倉喪疊韻爲訓喪亡者忽遽之事

滋也 常棣 填久也 鄭曰古塵填字同故填得爲久 ○

滋久 昊天斥王者也 瞻仰同 鄭曰倬明大貌

四牡騤騤 求龜 旗 旒 有翻 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平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 衣 國步斯頻

騤騤不息也

孔曰馬行之貌言鳥隼 荀允 曰旗龜蛇

曰旄

出車

翩翩在路不息也

陳曰旄旄者戎車之

所建也翩翩猶翩翩也

平

孔曰亂曰生

泯滅也

孔曰釋詁泯滅俱訓為盡故

言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秦本紀言厲王無道諸

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邱大駱之族竹書載厲

王三年淮夷侵維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十一年

西戎入于犬邱皇王大紀載厲王時荆楚寇于南獵

狄寇于北淮夷寇于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

虐用其民民不堪命是其數興征伐之事○胡曰後

漢書西羌傳亦云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邱殺

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周語禍不好不能為禍

詩曰四牡騤騤旄旄翩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韋注

財色之禍生於好也桑柔二章疾厲王好征伐用兵

不得其所黎齊也○胡曰疊韻為訓漢書亂齊民顏注

禍亂不平黎齊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平民矣

據此齊民即黎民也○和按爾雅黎訓衆黎民衆民

凡民庶民齊民皆謂等輩齊同之民齊者等也列也

民靡有等言民無貴賤莫不被其禍

也○鄭曰災餘曰燼言禍所及廣

步行○和按說文

行人之步

趨也故訓步爲行易天行健疏行者頻急也馬曰說文頻水
運動之稱然則國步猶言國運矣
厓也人所賓附類感不前而止又擗涉水擗感也感
與促同詩言國步之難猶頻爲水厓盡處擗感不前
傳訓急急猶感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上聲靡所止疑音尼云徂何往君子實

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陳曰版傳蔑無也資疑定也馬曰釋言疑戾也戾止
財也○鄭曰將養也疑定也也靡所止疑與下章靡

所定處同鄭注鄉射禮亦曰疑止也又注士昏禮
鄉飲酒禮公食大夫禮竝云疑正立自定之貌競

疆釋言文○何楷曰柄政之君子實爲國家之所繫
疆維執持其心當以無所爭競爲主誰爲興兵構怨

之謀以階厲惡正月梗病也廣雅同○方言梗猛也
之厲乎厲惡同梗病也凡草木刺人或謂之梗

○昭二十四年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人踵楚
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

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憂心慙慙

於巾反

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

部日反

怒上聲

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

武巾反

孔棘我圉

魚呂反

正月傳慙慙然痛也

字居

孔曰士卒自念己之鄉土居宅

俾厚也

釋文一作亶○孔曰釋詁

亶厚也俾亶同○鄭曰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瘠病也多矣我之遇困病

圉垂也

釋詁文○陳曰云我邊垂甚急倒句以就韻○胡曰因居邊垂而孔棘故念土著之甚安守邊而云靡所

定處者邊垂非一或有更番互戍之事

爲謀爲恚

音祕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昵刺反

恚慎也

釋詁文○陳曰慎者慎用禮也○昶按爲謀者謀憂恤黎民之事爲恚者慎序爵馭貴之

禮必如是而後亂狀也濯所以救熱也和按釋名熱蒸斯能削平況者狀也濯所以救熱也也如火所燒蒸也傳云救熱者蓋熱謂火濯謂水凡物爲火燒救之者誰能以手執熱而不濯之以水乎廣雅濯洒也濯其火非濯手也故墨子說之曰將休禮所以救亂也其手焉言不待用手也自來皆誤解禮所以救亂也鄭曰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治國當用賢者○孟子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襄三十一一年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墨子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子之爵重子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和按孟子所謂仁北宮文子所謂禮墨子所謂高位厚祿斷令皆發明詩憂卹序爵之意與毛傳正合又言若不以禮救亂則其何能善乎惠晉

及溺而巳○孟子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
士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韓詩外傳
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
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善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
於仁道派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昶按外傳引詩證不以禮救亂之害

如彼遛

音素

風亦孔之僂

音愛

民有肅心并

音普

耕

云不逮好

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

補九反

代食維好

許九反

遛鄉

公劉同鄉即向

○僂

嗶

釋言文○荀子憚詭嗶嗶能無時至焉楊注嗶嗶氣不舒憤鬱

貌并使也釋詁文○昶按此承上章君臣陷溺而言世風所趨莫不短氣當時之民雖有進行

之心而力不足蓋有使之然者此序

爵之所以不容已也釋詁肅進也

力民代食代無

功者食天祿也

孔曰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力民代

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昶按力民謂勤民事者即好是稼穡之人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者即好是稼穡之人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傳釋代食二字之義謂序官當使力民有功之賢代無功者食祿則其爲政必重農務本民得所助無不逮之患矣末二句再申上意所以必使好是稼穡能力民者代食以稼穡爲國之寶故代食者惟好是稼穡之人爲可也周以稼穡開基至厲王時不務本計在位食天祿者皆無功於民之人故言之如此○韓詩外傳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昶按外傳引詩以證諸侯不寶珠玉而寶稼穡云藏於百姓之間卽好是稼穡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莫侯

反

賊稼穡卒瘁羊哀恫

音通中國具贅

反

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

反

蒼

朱曰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韓詩外傳里克對曰數

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
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
亂滅我立王○和按屬王流彘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此古今未有之變也當時無王故曰滅我立王外傳
引此詩證夫差自喪於干遂與厲王之死於彘事正
類也○鄭曰蟲食苗根曰蝨食節曰賊卒盡恫痛也
贅屬孔曰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孟子屬其耆老
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公羊傳君若綴
旒然何注贅繫屬之辭○和按被放之君莫能自主
生命綴屬於人君且如此何論於民故曰具贅也具
卽荒虛也和按周語田疇荒蕪注荒虛也卒穹蒼蒼
俱荒虛也荒承上稼穡言具贅承上滅王言
天釋天文○和按此言天旣降喪亂以滅其君又降
蝨賊以奪民之食贅而且荒中國所以可哀痛也
爾雅旅陳也陳讀陳力就列之陳國亂如此無可陳
力者惟有念天而已○韓詩外傳民勞思佚治暴思
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

諸良反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平聲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

芳廢反

腸俾民卒狂

鄭曰惠順猶謀也○和按民人所瞻下屬爲義節南山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言惠君順民之所欲凡處具瞻之位爲民人所屬望者其秉心其宣謀莫不考慎其實不自用也相質也孔曰傳金玉其相故以爲質○和按論語皇侃疏質實也若彼不順之君其用人不采輿論自獨俾臧己以爲善則用之也俾猶謂也自有肺腸好惡拂人之性也俾民卒狂猶言衆穉且狂謂民盡狂惑也厲王用榮夷公芮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好專利是其秉心之失不知大難是其宣猶之失王不聽卒以爲卿士豈非不慎考其實乎國人謗則殺之是自獨謂臧而謂民盡狂也

瞻彼中林牲牲

所申反

其鹿朋友已譖

子念反

不胥以穀人

亦有言進退維谷

牲牲衆多也

說文牲衆生竝立之兒○鄭曰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

其鹿相輩偶行性性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谷窮也文說
段注谷當爲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窮也○鄭曰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韓詩外傳田常弑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嗚乎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哉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又楚有士曰申鳴楚王以爲左司馬白公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以兵圍之白公劫其父以兵曰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視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云云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昶按叔向云齊國之德衰則其引詩之意亦謂晏子處進退俱窮之時而行不失道故歎其善非訓詩爲進退皆善

也阮氏元曰穀善也因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
二穀相竝故假谷字當之引晏子爲證非是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

瞻言百里遠慮也

論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陳曰瞻言百里蓋古有此語周語古人

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韋注百里喻遠也○韓詩外傳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又昔者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昶按愚人覆蔽狂惑而自喜利害在前無所見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史記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曰吾能弭謗矣末二句正指厲王覆狂以喜之事謂非其時監謗

不能言胡此畏忌而道路以目也廣雅忌恐也○中
論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曰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漢書賈山傳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
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
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
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
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
匪言不能胡此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

徒六反

維彼忍心是顧最復民之貪

亂寧爲荼

徒音毒

迪進也

釋詁文○昶按史記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

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實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此章卽言大亂之生由上好專利之所致論語不伎不求皇侃疏求貪也弗求謂不貪弗迪謂不剝下以進於是顧是復是者是財利也忍心不仁之人其顧念往復而不已者惟在於

利所謂專也。上專利則下困窮。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與良夫所怒實多之諫，皆極愷切。○錢澄之曰：數建貪利之謀，數興得已之役，以趣民爲亂，皆信用忍心者所致也。民本喜亂，至柔而強，至順而剛，豈肯甘受荼毒而俯首待死乎？甯爲云者，言必至於亂也。○陳曰：荼苦菜，因之凡苦皆曰荼。○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詩曰：民之貪亂，甯爲荼毒。○周語：穀洛鬪，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荀子：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曰：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此之謂也。○昶按：君子不求利而得安榮，小人求利而反得禍。荀子之言與詩皆合，非如後之解者，泛以用人爲說也。

大風有隧

遂音

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

入聲

隧道也

孔曰隧者道之別名左傳當陳隧者井陘木刊謂當陳道也○陳曰說文無隧字初學記

引詩作遂潛夫論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其所據詩當亦作遂○范處義曰大風之行有隧由空谷而起喻民之善惡皆有所從來○昶按良夫之諫厲王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作爲式穀作訓興起卽所謂導利也廣雅爲訓施卽所謂布之上下也式穀訓用善卽所謂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也上章良人不貪利此章良人能布利

中垢言闇冥也

鄭曰征行之人則行闇冥○韓詩外傳以不順之人則行闇冥

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行以中垢闇行也○昶按傳言闇冥也釋意不釋辭中讀去聲中垢者謂行觸垢汚由其闇冥卽外傳傷牆木陷井窞之說也史記言厲王好利榮夷公又好

專利以是教王是兩瞽相扶也韓與毛同義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悖

類善也

釋詁文○朱曰榮公好專利而不顧大難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韓詩外傳夫土地

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潛夫論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滅紇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昶按大谷之隧卽風行之道故此章言大風不言大谷承上省文也當其隧則風被焉喻上之化民亦各有其道也潛夫論云咸氣加而上風又云爾之教矣民斯效矣說此二章興義最明切非諸家所及○馬曰說文聽聆也从相聽也廣雅聽聆從也聽言謂順從之言卽警言也說文誦諷也楚語倚几有誦訓之諫又曰使工誦諫於朝誦言卽諷諫之言也爾雅對遂也遂卽家之假借說文家从意也遂與答義亦相近○韓詩外傳古之謂知道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

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既耗乎
其猶醉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子知吾且亡乎
御者曰然曰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
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
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詩曰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陳曰聽言指貪人誦言指良人也覆
反也陳曰良人也說文諄亂也悖與諄通○昶按
亂之罪謂其殺謗者○文元年傳秦大夫及左右皆
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
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
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陳曰詩為芮
良夫所作傳有明文矣敗類為敗善善即善人也秦
伯曰孤實貪以禍夫子
正釋詩貪人敗類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

音
蔭女反予來赫許白反

馬曰周書芮良夫篇云惟爾執政小子又云惟爾執政朋友小子書序則謂芮伯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是以執政爲大臣小子爲小臣則朋友指同列諸臣言也作讀論語蓋有不知而作之作卽指末章旣作而歌也○昶按以上刺王刺執政旣無可望矣此又承第九章朋友已譖而作爲告同列之辭至朋友復譖而不信則是舉朝無可告語也○王夫之曰飛蟲蓋卽拚飛之桃蟲鷦鷯也故鄭箋謂自恣則將遇伺女之閒者得誅女我恐女見弋獲往教正女覆陰女使免於禍女反赫炙也焦循曰毛以赫與赫我也○鄭曰之往也故訓赫爲炙我方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昶按赫者附王與執政之勢以自恣也

民之罔極涼善背音逼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枯力反民之

回遘職競用力

涼薄也

莊三十二年傳號多涼德注同○鄭曰職主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

互相欺違克勝也爲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陳曰回通邪辟也○昶按民之罔中主由爲政者涼薄而善背爲民不利承上涼薄善背言如云不克啓下競彊用力言蓋爲政者涼背其心奪民之利且以彊力取勝是盜賊之行也故民亦以回通應之然則民之失中回通不定者其始主由上之涼而善背繼則競而用力終且職盜爲寇矣其所以必出於彊力者自古聚斂之臣爲民不利之政如云不克非武健嚴酷莫勝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

苦故反

涼曰不可覆背善譽

即佐反

雖

曰匪予旣作爾歌

戾定也

鄭曰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昶按國語芮良夫曰匹夫專利

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韋注歸附周者鮮矣據此是專利謂盜指爲政者言無疑也歸附周者鮮矣即未戾之義言民將叛周也○胡曰涼即上章之涼背即上章之背謂我言其涼薄爲不可彼即反背而

大詈謂薄行非其所爲而詈人之謗己故下文繼之
曰雖曰匪予既作爾歌也○視按涼曰不可卽曰不
可涼之倒文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所謂覆背也寇盜
言其行涼背言其心生心害政故仍從心術處論之
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
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雖曰
匪予者弭謗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
則何益矣既作爾歌言覆背之無益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鄭曰內有撥

亂之志

孔曰公羊傳撥亂世何注撥猶治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馬曰

二字同義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孔曰

百姓見故作是詩也鄭曰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

被憂矜聘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孔曰桓五年
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春秋

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
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別人可也

倬

陟角反

彼雲漢昭回于天汀音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

降喪亂饑饉

其斬反

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寧莫我聽

回轉也

鄭曰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薦重

孔曰釋言荐再也左傳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爲荐薦與荐同

臻至也

釋詁文

宣王遭旱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一曰索鬼神鄭司農云索鬼神

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陳曰不舉不舉祭也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

者爲不敬說文禱禱早玉也爲龍文然則禱早有玉矣卒盡也昭十八年傳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曰

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興雲

雨

旱既大

音泰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於例反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讀呼報反

斲下土

寧丁我躬

蘊蘊而暑

釋文蘊又作燼韓詩作鬱孔曰溫字定本作蘊

隆隆而雷

鄭曰非雨

雷也○陳曰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注豐隆雷也○昶按傳分釋蘊爲暑釋隆爲雷合言

之爲暑雷卽劉向所謂無雲而雷是也 蟲蟲而熱 釋訓蟲蟲薰也郭注旱熱薰之人也○韓

詩炯炯音徒冬反○廣韻熱氣炯炯○鄭曰宮宗廟也爲旱故潔祀不絕○王引之曰徂及也言禋祀之

禮自郊而及於宗廟也 上祭天下祭地 孔曰郊爲祭天卽此上也與之對故知是地

奠其禮瘞其物

孔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地言

以相通

互宗尊也

鳥驚

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孔曰卽司徒荒政所謂索鬼神是也○昭元年傳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王肅曰后稷不能福祐我耶上帝不能臨饗我耶○王安

石曰天地神祇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

又不顧我也

丁當也

釋詁文○鄭曰數敗也○蘇曰與

其耗數下土寧使裁害當我躬

旱旣大甚則不可推

土威反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音周餘

黎民靡有孑

居熱反

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

祖于摧

徂威反

推去也

說文排也

兢兢恐也

釋訓業業危也

業業危也

釋訓文○蘇曰恐懼之甚

如雷震之震於其上天將不復孑然遺失也然孤獨使我有留餘胡爲尚不相畏哉孑然遺失也然孤獨

之貌謂無有子然得遺漏○孟子故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
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
無遺民也○昶按孟子但曰遺民是讀子爲少餘之
貌方言子餘也○釋詁文○昶按荀子頌之所
亦謂餘之少者推至也○以爲至者注至謂盛德之極
宣王言今遇災之黎民皆周之所餘是先祖之民也
將無有留遺者我之不德天固不我遺矣念及先祖
之至德不能保其子孫黎民安能不相畏而兢兢業
業乎推至是古訓于猶曰也先祖于推先祖曰至也
○曹粹中曰宣王自謂不足以當天
意庶幾以先祖之靈冀尚存其宗社

旱旣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沮止也

巧言同

赫赫旱氣也

陳曰說文焙旱氣也苦沃切赫焙聲相近

炎炎

熱氣也

釋訓薰也

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

馬曰哀十五年傳大命隕隊則

大命卽生命也○孔曰其時之人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庇陰處所言其去死不遠上天無肯瞻察

無肯顧念而哀閔之也

先正百辟卿士也

陳曰傳文先正上奪羣公二字傳以百辟

謂羣公卽辟公也先正謂卿士正長也○鄭曰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

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后稷之類先祖文武爲民父

母也

孔曰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欲見先祖父母爲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周

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陳曰胡何也寧亦何也

旱旣大甚滌滌

徒歷

山川

音春

旱魃

蒲末

爲虐如惓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

許云反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

上帝寧俾我遯

滌滌旱氣也

說文引詩作薇云艸旱盡也

山無木川無水

孔曰其旱氣乃

漉漉然害

魃旱神也

說文旱鬼也○山海經大荒之

及山川黃帝下之殺蚩尤不得復上所居不雨郭注

天女也黃帝下之殺蚩尤不得復上所居不雨郭注

媛音如旱魃之魃○玉篇引文字指歸云女媛禿無

髮所居之處 燠燎也 正義本燠作炎燎下諸本皆無

天不雨也 引韓詩如炎如焚說文炎燎也蓋毛亦作

炎也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燠燠是其證 憊勞文○

韓詩苦也○陳 熏灼也 說文薰火煙上出也从火从

曰勞憂勞也 吾之不善則寧使我遜去以避賢者

也○王引之曰聞猶恤問也○蘇曰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殄 都田 我以旱憺 七感 不知

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音暮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

和按此章承上章寧俾我遜之義而申言之所以甯

勉祇畏而思去者以不知獲罪於天果何故耳蔡邕

言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是其義○釋文瘼
韓詩作疹云重也瘼會也○鄭曰瘼病也天何曾病
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虞度也我祈豐
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
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孔曰祈
豐年甚早者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
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卽以社以方是也悔恨也韻會引
說文同

旱旣大甚散無友紀鞠

居六反

哉庶正疚

音救

哉冢宰

音梓趣

反

馬師氏膳夫左右

音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

昊天云如何里

昶按荀子友者所以相有也注友與有同義散無有
紀言被旱之地廣人多散亂無有紀極蓋不可勝數
也所以爲大甚○鄭曰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
病也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
勞倦也歲凶年穀不登之穀不成熟也此年則趣馬不秣

孔曰於此之時則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曲禮馬不食穀師氏弛其兵師氏

之官弛廢其兵而不馳道不除○曲禮文○穀梁傳廷用○穀梁傳弛侯○馳道不除○孔曰不使

人除祭祀不縣○曲禮文○穀梁傳同膳夫徹膳○曲禮治之祭祀不縣○孔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歲凶

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穀左右布而不修○穀梁傳梁傳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

而不制○孔曰布列大夫不食梁○曲禮文○孔曰士於位不令有所修造

飲酒不樂○曲禮文○裊按不樂周救也○陳曰論語周猶不歡謂不多飲也

子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皆救也○說文無調字古祇作周○裊按無人而不周言諸臣無不思救災者非

謂周諸臣也○人指大夫士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等

裊按周禮倉人若穀不足則止餘籩用注云止猶殺也詩言無人不思救災無人不能殺禮上引趣馬不

秣云云皆殺禮之事傳云無止不能者謂自上至下皆遇災而懼無殺滅服御之事不能序所謂側身修

行也蓋經以靡人不周申上庶正冢宰無不能止申
上鞠哉疲哉而傳又以趣馬師氏諸臣釋經之無人
不周以不秣弛兵諸事釋經之無不能止其義晦久
矣讀者皆不知作何語也○鄭曰里憂也○孔曰里
憂釋詁文
彼里作悝

瞻卬昊天有嘒

呼惠反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音格

無贏音盈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平聲瞻卬昊天曷

惠其寧

嘒衆星貌

孔曰以嘒文連星故爲星貌○陸佃曰言
旱久而繫星備見陽盛而亢則星稠於上

假至也

孔曰釋詁文○陳曰假讀爲假說文假至也
○王肅曰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

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數散大夫君子所以戾
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女之成功

定也

桑柔同○裊按庶正卽大夫君子也言今諸臣
救災旣竭盡無餘力矣而民猶近死亡欲無棄

爾之成功當如何求之乃能爲我以定庶正之心乎
何求爲我以戾庶正二句當連讀此正求所以全濟
之策非宣王言我求雨不爲一身沾沾自明也○鄭
曰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
時也得雨則心安○許謙曰宣王遇災憂懼始祈於
外神次祈於宗廟既而無驗則自揆事神之誠或未
至誠既盡則又盡人事以聽天命也其恐懼修省之
意仁愛惻怛之誠反覆淫溢於言辭之間宣王之所
以賢可見矣○朱善曰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惻怛
以恤民而民懷之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皆
自雲漢一
念基之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朱曰賦也

崧

胥忠反

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鄭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孔曰伊摯尹天下謂

之伊尹洪範云師尹立政云阪尹楚官多以尹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爲氏明

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
王風云戍申故知申爲國名陳曰申申侯也申伯
皆申侯受命
爲侯伯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崧高貌

禮記韓詩外傳引詩皆作嵩

山大而高曰崧

釋山文字又作嵩

嶽

四嶽也

釋文亦作岳

東嶽岱

今泰安縣北

南嶽衡

衡陽縣北

西嶽華

華陰

北嶽恆

定州曲陽縣西北○爾雅泰山爲東嶽縣南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

嵩高爲中嶽○說文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大室

王者之所居巡狩所至○郝曰風俗通云泰山山之

尊者一曰岱宗衡山一名霍山是應劭以衡霍泰山

皆一山而二名其說是也漢志潁川郡密高武帝置
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爲
外方山也今在河南府登封縣西
堯之時姜氏爲四

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

陳曰堯時以四伯掌四嶽分主東西南北以領

十二州之牧伯行述職之事則四伯自在王官故堯典帝曰咨四岳咨四伯也咨十有二牧咨十二州之

牧伯

也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

孔曰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

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爲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

謂四岳也周語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齊世家云大公望其先祖

嘗爲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

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箋云皆其苗裔○陳曰周語又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此亦傳義所本也甫卽

呂呂爲姜姓始封之國申亦夏商舊國齊許則皆周封之國宣王之世四國猶存詩言錫命申伯耳申甫

連言猶之申呂連言而傳又連及齊許更推廣之

駿大極至也

並釋文嶽降神

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

鄭曰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翰幹也

釋詁文○鄭曰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思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胡曰傳於首章但以申甫爲國名而不著其人蓋皆述其先世之功○孔子閒居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昶按人之志氣清明則與天地之靈氣感通而生賢知之士有開必先者得天地之氣最先也云文武之德者言文武德盛故山川効靈世生蕃翰

亶亶

亡匪

申伯王纘

祖管反

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

命召伯

補入聲

定申伯之宅

徒入聲

登是南邦

博工反

世執其

功

鄭曰亶亶勉也讚繼于往于於式法也○胡曰王讚之事言王使繼其先世之事○陳曰韓詩纘作踐云

踐任也中庸踐其位或證謝周之南國也鄭語史伯曰

作纘此纘踐聲通之證謝周之南國也當成周者南

有申呂○潛夫論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

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暨暨申伯王

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又云申城在南陽宛北

序山之下故詩云暨暨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

國爲式○陳曰古謝序聲通蓋宣王封申伯于序在

今漢南陽郡宛縣北序山之下漢人又謂之北筮山

漢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召伯召公也孔曰以常武

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召伯召公也序知是召穆

公○陳曰召公爲天子登成也釋詁功事也陳曰宣

之三公出爲二伯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與傳訓同烝民言宣王命仲

山甫爲齊遷邑定居與此詩言宣王命召穆公爲申

遷邑定居皆是建國親侯之美政小雅黍苗篇正言

其事云召伯營之又云召伯有成是其義也○鄭曰

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

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田

徒人反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庸城也

陳曰庸讀爲墉皇矣傳墉城也○胡曰因謝人以作庸者不煩調遣勞民如召誥云以庶

廢攻位于洛汭也上章定申伯之宅是定其所居此章方作下章有俶其城乃旣成耳 徹治也

公劉同○鄭曰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孔曰小司徒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襄二

十五年傳井衍沃牧隰皋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天爲井隰舉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然則正其

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瘠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 御治事之官

也 陳曰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孔傳治事三卿大誥維誥等篇言御事皆爲諸侯治事

之臣此傳以治事之官釋御正與書義合也凡大國三卿命於天子皆有職司於王室故天子得以敕之

私人家臣也 陳曰私人卽傅御之私人傅御爲諸侯之臣故傳以私人爲家臣矣玉藻大夫

私事使私人注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孔曰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

尺叔反

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

藐王錫申伯四牡躑躑

渠略反

鉤膺濯濯

俶作也

釋詁文○陳曰猶上章云以作爾城也

藐藐美貌

釋詁美也○鄭曰定其人

神所處

躑躑壯貌

泮水傳彊盛也

鉤膺樊纓也

采芑同

濯濯光明

也

陳曰路車之樊以纓爲飾光明言其飾也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媯音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往迓

讀已

王舅南土是保

乘馬四馬也

陳曰卽上章之四牡也

寶瑞也

爾雅珪大尺二寸謂之珪○說文引

詩介作珪云大圭也○曾釗曰小東韜韜佩瑞傳據爾雅云遂瑞也言佩遂則非六瑞之玉可知毛彼云

瑞也與此正同禮器諸侯以圭爲瑞正義云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諸侯受封於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

說文玉部自璧下十五字皆圭玉之名終之以瑞字則十五玉皆瑞也珽與玠皆訓大圭亦皆列十五玉之中珽可謂之瑞則玠圭謂之瑞無嫌矣毛不釋玠圭者玠長尺寸雅訓自明從可知也玉之大至尺二寸非尋常可得故天子錫諸侯諸侯享天子皆用之蓋貴其難得也
玠已也鄭曰玠辭侯享天子皆用之蓋貴其難得也
玠已也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說文玠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從彡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段注已忌記其玠五字通用○孔曰嘆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馬曰釋文音記字當作玠今作近者後人從正義本誤改詩言往玠猶虞書言往
申伯宣王之舅也孔曰下云王哉周書予往已也
申伯宣王之舅也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顧炎武曰申伯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女爲幽王后申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未幾而爲楚所病戍申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爲楚縣矣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申伯信邁王餞

賤淺反

于郿

亡悲反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

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直紀反

其糗

音張

式遄

市專反

其行

杭音

郿地名

地理志右扶風郿縣○鄭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於郿云還南者北

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也○孔曰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省視岐周故餞之

於郿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也○朱曰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

京之東南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曹粹中曰祭統云明君爵有德而錄有

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郿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冊命於先王之廟江漢言召虎

之封亦曰于周受命○鄭曰糗糧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疆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

積○朱曰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餼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孔

曰地官遺人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都有宿衛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陳曰爾雅峙具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他連周邦咸喜戎有良

翰胡連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勇武貌

釋訓

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

陳曰魯語天子有虎

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是諸侯有旅賁也有大功則賜虎賁周禮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旅賁氏中士二人書大傳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鬯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代其宗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傳又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申釋武勇爲虎賁之士也

者嘽嘽喜樂也

陳曰探下文周邦咸喜而釋之也樂記云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又云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是嘽有喜樂之義戎大也翰卽首章維周之翰也○韓詩外傳申伯仲山甫乃竝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云云如是可謂救世矣 不顯申伯顯矣申

伯也

經反按不爲語詞猶豈不也

文武是憲言有文有

武也

曾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皆表其全德耳○陳曰言申伯既有文德又有武

功足爲法於天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

汝又反

此萬邦聞于四國

古通反

吉

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鄭曰揉順也四國猶四方也

吉甫尹吉甫也

孔曰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

作是

工師之誦也

孔曰欲令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

肆長也

胡曰誦者可歌之名

周禮注以聲節之曰誦詩則本篇之詞風則詞中之意
意烝民穆如清風卽此風也肆爲長者說文肆極陳
也从長兼聲極陳卽長之義故其贈增也崔靈恩曰
字從長肆好者謂其意思深長也贈增也增益申伯
之美○孔曰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
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曰贈增也申伯有德
王能建之美申伯所以美
宣王故以爲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朱曰賦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

音戶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烝衆

釋詁文

物事

胡曰事卽洪範五事之事貌言視聽思所謂事也

則法也

釋詁

文○胡曰恭從明聰睿所謂法也

彝常懿美也

並釋詁文○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朱曰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潛夫論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和按厲王之時天下大亂其敢於破壞文武法度者必以謂道德不足復尚及觀宣王中興仍是仲山甫之德能保茲天子能式是百辟能賦政于外不茹不吐民鮮克舉之德維仲山甫舉之故此詩先舉秉彝好德之良以見天不變道亦不變韓詩外傳引此詩釋之曰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仲山甫以德化及民故民歸之天監有周昭明假至于下卽所謂天視自我民視也先王德澤在民民心未去故生賢佐以保天子開章四
 仲山甫樊侯也
 孔曰樊國之君爵爲
 語總挈全篇

語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云食采於樊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陳曰國語陽有樊仲之官守焉左傳作陽樊按樊在東都河北故曰陽樊在晉國之南故又曰南陽方輿紀要云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十五里陽城古陽樊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如遇

鄭曰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陳曰承上好是懿德言仲山甫有此德也古

故訓道也○釋詁文○鄭曰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

訓說教也○周語樊穆仲說魯侯曰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然則仲山甫能用法古訓者矣○仲

山甫字穆仲謚○鄭曰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於位也○陳曰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正與詩義合

若順釋文賦布也陳曰賦讀爲敷小旻傳敷布也○鄭曰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璧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音侯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陳曰仲山甫天子之二伯也式是百辟爲天下諸侯作式王制所謂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是也

戎大也韓奕同○昶按祖考之緒實在王躬保茲天子所以纘大之也喉舌冢宰也

鄭曰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孔曰上云式是百辟王朝上卿

故爲冢宰舜命龍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與此異○胡曰後漢書注引春秋合誠圖云天理在斗

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話宋均注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此所言

與毛傳冢宰義近○鄭曰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莫不發應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音之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將行也

昶按將之出王命也明之納王命也○鄭曰若順也順否猶臧否善惡也一人斥天子○

韓詩外傳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中庸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晏子春秋叔向問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矣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朱曰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孝經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卿大夫之孝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文三年傳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董仲舒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

音汝

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

音古

不畏彊禦

釋文茹廣雅食也○孔曰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恆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不侮不畏卽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菜之入口名爲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定四年傳鄭公辛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韓詩外傳子夏曰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

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於是靈公避
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
寡不畏彊禦
卜先生也

人亦有言德輶

餘久反

如毛民鮮克舉之我義圖

上聲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上聲之衰

古本反職有闕維仲山甫補

之

鄭曰輶輕也○中庸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
曰德輶如毛○荀子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而後
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是何
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事
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
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
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昶按輶訓輕本爾雅德輶如毛民鮮克舉猶
莊子言福輕乎羽莫之或載廣雅毛輕也輕則易舉
易載此喻言也荀子以積微爲說亦謂凡事慎於其

微之時則輕而易行非訓轄爲微也良知良能故易
行春秋繁露云人主之反道而除咎甚易詩云德轄
如毛言其易也中庸引詩亦謂
以聲色化民則難以德則易
義宜也釋文我義毛如字宜也鄭
作儀○昶按我我在位者也烝民固有之
德莫能行我宜圖所以化民舉行其政教愛隱也陳爾雅愛隱也郭注見詩或三家詩作愛矣說文愛蔽不見也玉篇愛隱也靜女愛而不見說文作愛竝字異義同○昶按此吉甫謙言邦國若否仲山甫明有之故能舉行其政教已隱蔽不明故莫能相助也
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孔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袞職之意以衣服之中
有袞冕者是人君之上
服故舉袞以表君也
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曰
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
甫也○孔曰袞職實王職也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
天子爲乘輿也○宣二年傳士季曰袞職有闕惟仲
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昶按此
章美仲山甫能下
振民德上匡主失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音

八鸞鏘鏘

反七羊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言述職也

鄭曰祖者將行犯軼之祭也陳曰述職有考績黜陟之事

業業言高

大也

釋詁業大也

捷捷言樂事也

孔曰舉動敏捷之貌皇皇者華傳以懷為和王

肅曰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鄭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

其盛也

東方齊也

孔曰下言徂齊

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

遷其邑而定其居

陳曰又引古王者遷邑之制以明城齊之由也

蓋去薄姑

而遷於臨菑也

地理志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又云齊

都臨淄師尚父所封○陳曰成王滅薄姑封尚父齊遂有薄姑之地而都實在臨菑也臨菑名營丘都營

丘五世至哀公周烹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徙都薄姑周夷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率營丘人攻殺胡

公而自立是爲獻公徙都臨菑據世家言獻公都臨菑當夷王世不當宣王世與毛不合○昶按史記周宣王二年齊獻公子武公壽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據此是臨菑之人叛厲公者甚多文公初立必徙避薄姑無疑未幾而宣王以其居迫隘遷其邑而定其居故仍都臨菑焉曰定其居明前此以亂故而至薄姑非定都於彼也在薄姑未久故史從略不書非與毛不合也正義謂毛時書籍猶多當有所依約而言是也因疑史遷之言未必實則誤矣

四牡駉駉

求龜反

八鸞喈喈

音飢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

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駉駉猶彭彭也

說文駉馬行威儀也

喈喈猶鏘鏘也

孔曰還是上之車馬

故猶遄疾也

釋詁速也

言周之望仲山甫也

鄭曰望之故欲其用是疾

歸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陳曰穆美也傳釋清風爲清微之風又申之以

化養萬物直陳其布政述職之功風動教化之美所以隱括其作誦義也慰安也言仲山甫能長思吉甫作誦之意以安其心○昶按前六章詳述仲山甫功德及其職掌之重末二章始入城齊之事兼敘朋友聚散之情亦所以諷王山甫重臣不宜久勞於外也蓋以上公巡行海表卽隱戢其不臣之心一時控制之宣撫綏之略於此可見然尚非其本也衰職有闕誰其補之宣王晚節頗多失德吉甫仲山甫之倫之所倦倦者其尤在此哉

烝民八章章八句

朱曰賦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鄭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

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

徒人反

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擊虔共爾位朕命不

易入聲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說文奕大也甸治也陳曰禹貢壺口治梁及禹

治梁山除水災爾雅梁山晉望也○地理在左馮翊

山在北○陳曰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

即漢夏陽縣地梁與龍門俱在河西二山比近梁即

呂梁也疏九河以暢下流之歸而闢龍門鑿呂梁以

決上流之勢最爲治水急切之功禹隨山道河自東

而西由壺口而龍門由梁而岐梁山治周都鎬京之

北土盡成沃野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終南山在

鎬京之南渭北之山旣治渭南之原隰亦得墾辟成耕兩詩立言義正相同宣王平大亂

命諸侯郝敬曰春秋戰國時平王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襄王命晉文顯王命秦孝公皆有所要

披非自天子出也宣王有南征北伐平淮有倬其道

會維之功能命亦能討然後謂之王命

有倬然之道者也

釋文倬明貌韓詩作倬○昶按臣受命君冊命是乃倬然光大之道

也尊卑明而萬事得其理矣

受命受命爲侯伯也

陳曰周禮九命作伯在外州者

稱侯伯在王官者稱二伯其數則皆九命而侯伯屬二伯者統於天子八州八伯韓侯蓋作幽州伯也

戎大

釋詁文○陳曰祖考謂韓侯之先祖也

虔固

釋詁文

共執也

曰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昶按虔固拱執皆所以形容恭慎之義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

正申明傳義○馬曰易讀命不易哉之易古難易之易同讀如亦

庭直也

釋詁文○韓詩幹正

也○陳曰庭訓直方四方也幹不庭方言四方有不直者則正之侯伯得專征伐也隱十年傳君子謂鄭

莊公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詩義正同戎大辟君以佐戎辟猶云以佐

天子耳○孔曰此是王命辭之略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簟

徒點反

蕘錯

七洛反

衡音杭玄袞赤舄鉤

膺鏤

音漏

錫音羊

鞞音郭

鞞音郭

淺

音蔑

條

革金厄

於革反

脩長

孔曰禮稱廣修皆謂長爲修

張大

孔曰左傳張公室謂使公室彊大

覲見也

釋詁文

○秦蕙田曰此所述儀節與覲禮互相發明四牡奕奕韓侯入覲即覲禮之乘墨車以朝也以其

介圭入覲于王

即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也王錫韓侯即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也介圭即五等諸

侯所受之瑞箋

以爲享禮之圭璧非也

淑善也

關雎同

交龍爲旂

出車同○鄭曰

善旂旂之

綏大綏也

陳曰綏章旂也釋文綏本又作善色者也綏讀如冠鞋之鞋綏章連文與

六月帛菴

菴連文同義菴與旂同章帛皆謂綵也以旂繼帛曰帛旂以綏繫於綵末加爲文章是曰綏章六

月傳旂

繼旂者旂有不旂者有繼旂者曰旂毛以綏爲大綏周禮以綏爲大麾皆有繼旂者也金榜禮

箋謂大麾爲旂

大綏

錯衡文衡也

采芑同○孔曰以方文漆篋爲車之

即大麾其說良是

蔽錯置文采爲車之衡○采叔傳玄兗卷龍也狼鏤
跋傳赤寫人君之盛履也○鄭曰鈎膺樊纓也

錫有金鏤其錫也

說文引詩作鏤云馬頭飾也○鄭曰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

鞞革也

孔曰說文鞞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

鞞軾中也

說文引詩云車軾也○陳

曰韻會鞞車軾中鞞鞞當作鞞鞞卽今之鞞字釋名鞞因與下輿相聯著也鞞鞞者以革繫車軾中所謂

也淺虎皮淺毛也

孔曰月令其蟲僕注虎豹之屬恆淺毛

幘覆式也孔

以淺毛之皮爲幘也幘禮記作幣周禮作鞞又作鞞字異而義同○陳漢章曰前篇傳鈎膺樊纓毛公明

以鈎膺爲巾車金路采芑傳亦以鈎膺爲路車玉藻正義引詩淺幘爲人君齊車之飾齊車卽金路明見

齊僕及齊右注天子齊車錫厄烏噶蜀音也陳曰厄者諸侯韓侯與申伯方叔皆同厄烏噶也衡下之鞞

說文鞞轅前也鞞鞞下曲者渾言之橫鞞同體析言之鞞爲衡下曲鞞衡之長容兩服鞞又兩服馬之頸

故謂之兩鞞又謂之兩鞞襄十四年傳射兩鞞而還服注車鞞兩邊又馬頭者是也馬曰烏啄下向又馬

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爾雅衡扼也扼上者謂之鳥啄扼即輓與厄通啄與嚼通金厄謂以金飾鳥嚼也○陸曰
條革謂轡也

韓侯出租出宿于屠

音徒

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殺維何

魚

薄交反

鱉

卑滅反

鮮魚其藪

音速

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

乘馬路車籩豆有且

子餘反

侯氏燕胥

屠地名也

孔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陳曰宿卽三十里有宿之宿

顯父有顯

德者也

陳曰逸周書成開本典篇竝有顯德登德之文傳所本也○昶按顯父猶後世言知名之

士藪菜殺也

爾雅菜謂之藪郭注菜茹之總名○胡曰廣雅肴肉也是肉謂之殺以菜芼肉

謂之筍竹

爾雅竹萌也

蒲蒲藟也

音弱也陳曰醢人加豆之實深蒲醢醢鄭司農注

深蒲蒲藟入水水深故曰深蒲考工記注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蒲藟與深蒲一矣○鄭曰王旣

使顯父錢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增厚意也○陳曰鄭不言顯父贈者爲人臣者無外交之義也左傳云入有郊勞出有贈賄且詞也籩豆有且言有籩有豆也○呂曰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此所云指韓侯也

韓侯取妻汾

符云反

王之甥

居衛反

父之子韓侯迎止于

蹶之里百兩彭彭

音旁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

祁

豆移反

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陳曰白虎通義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此詩言韓侯受命韓侯入覲則亦喪畢受爵命也文二年傳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柔盛孝也此詩言韓侯取妻韓侯迎止則以卽位取元妃也 汾大也孔曰釋詁墳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以卽位取 汾大也之尊稱箋傳之義皆以爲厲王 蹶父卿士也鄭曰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馬曰爾雅女子之子爲外孫而倚嗟傳

外孫曰甥則汾王之里邑也馬曰五經異義引公羊

甥毛意亦當指外孫說自天子至於庶人娶

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

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親臨之文王

親迎于涓韓侯于蹶之陳曰大田傳

里此諸侯親迎之證 祁祁徐靚音也 祁祁爲徐此

又益其義曰徐如雲言衆多也傲笱傳 諸侯一取九

靚也靚與靜同 女二國媵音之 莊十九年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

兄之子娣者 諸娣衆妾也鄭曰媵者必娣姪從之 何女弟也 獨言娣者舉其貴也 顧

之曲顧道義也孔曰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

○陳曰列女傳齊孝公迎華氏之長女孟姬於其父

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輿遂納於

宮白虎通義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洪

也淮南子高注蒼梧繞讓妻於兄違親迎曲顧之義

是知古者親迎有曲顧之禮也○白虎通義姪娣年

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詩云姪娣

從之祁祁如雲韓
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去聲韓姑其乙反相去聲攸莫如韓樂

孔樂韓土川澤訐訐況甫反魴音房鱖音序甫甫麀憂音鹿嘆嘆

愚甫反有熊音雄有羆彼皮反有貓音苗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

譽

媾蹶父姓也孔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

十二姓之一鄭曰相視攸所也訐訐大也釋詁訐大也甫甫然大也釋

甫大嘆嘆然衆也吉日傳鹿牡曰麀麀衆多也○

麀麀言孔叢子魴鱖甫甫言其大也鹿鹿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爾雅虎竊毛謂之競貓郭

謂競苗說文無貓字○鄭曰言競富也慶善也蹶父
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盡

其婦道
有顯譽

溥

音普

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

侯其追其貊

武伯反

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

實籍獻其貊

毗音

皮赤豹黃羆

師衆也

江永曰武王子封於韓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然詩云燕師所完則韓

不當在關中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潛夫論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

所完考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逕韓侯城東方城今爲順天府固安縣與詩言奄受北國者

相符然則韓始封在同州韓城至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與○昶按首章梁山據韓舊都而言此章韓

城則宣王時徙封者

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

信二十四年傳富辰曰邢晉應

韓武之穆也○鄭語史伯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昶按武王之子但受命爲韓侯至長是蠻

國則宣王所錫也陳謂周有二韓一為姬姓之韓在河東一為武穆之韓在冀北與鄭箋及杜預韋昭諸家皆不合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和按因就也伯先祖所受侯伯之命就此百蠻之國而長之言徙封也下文奄受北國因以其伯申說其事○陳曰蠻服北方之蠻服也周禮王畿之外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大行人衛服之外謂之要服九州之外謂之蕃國鄭注要服卽蠻服禹貢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夏時甸侯綏要荒五服連王畿故夷蠻卽在要荒要服荒服皆九州域也周制除王畿外建九服蠻服第六服在九州內其夷服鎮服蕃服皆戎狄國在九州外易被云王畿千里兩面各五百里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蕃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所異者周官王畿不在九服內與禹貢不同其餘弼服盡同然則蠻服去王城止二千里耳周制王畿以洛邑爲土中五畿五百里每服二百五十里六服一千五百里連王城二千里今河南府至順天府一千八百里韓在順天府南百三四十里古里短今里長韓在蠻服道里可稽易說足發毛傳之微矣

追貊戎狄國也

馬曰周官注追之言雕也逸周書正西曰彫題孔晁注西戎之別名也此

詩追卽雕之假借雕題可單稱雕猶交趾可單稱交也通作貉鄭司農職方注北方曰貉說文貉北方豸

種孔子曰貉之言惡也○陳曰周時追貉在荒服之中故曰戎狄國也周語云戎狄荒服○鄭曰其後追

也貊也爲獾狃所逼稍稍東遷奄撫也爾雅奄撫實墉實壑言高其

城深其壑也壑孔曰墉者城也壑卽城下之溝釋言墉壑也○鄭曰籍稅也井牧是田畝收斂

是賦稅○孔曰公羊傳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謝枋得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圍徹田爲糧可以足

食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 貉猛獸也 說文引詩云貉豹屬出貉 追貉

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孔曰貉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陳曰周語穆王征

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此卽荒服貢皮之證韓侯爲幽

州伯在蠻服中雖追貉荒裔皆其統轄職方氏云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織各以其所能制其

貢各以其所有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朱曰賦也○黃震曰宣王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

命仲山甫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鄭曰召穆公名虎○後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和按徐國在淮之北散文言淮夷可該徐賈達杜預竝云徐卽淮夷是也對文淮夷爲淮浦南北諸小

國而徐爲淮夷之大國費誓徂茲淮夷徐戎竝興是也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此

最得當時用兵情事蓋宣王命召穆公先平淮南之夷懼徐爲之援助乃親駐六師於江漢以震懾之使

不敢動故曰徐方震驚召公旣平淮夷然後大軍進討徐勢已孤如破竹矣用兵有先後說者以爲一時

竝出非也江漢平淮夷王不親行常武平徐方王親征以收其成功陳謂兩詩同詠一事亦非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他愁反

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浮浮衆彊貌

陳曰角弓傳浮浮漣漣也清人燕燕武貌碩人鑣鑣盛貌盛猶衆武猶彊也

滔滔廣大貌

陳曰四月滔滔江漢傳大水貌此詩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因經文錯誤而

又顛倒傳文也風俗通義引詩江漢陶陶即此江漢滔滔之異文是其證王引之說同

淮夷東

國在淮浦而夷行也

孔曰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爲夷也故辨

之知在東國者徐州淮夷蠻珠則淮夷在徐州也鄭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爲宣王於是水上命

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

言來○陳曰求讀如鋪病也釋詁文字作痛○和按左傳固敵是求之求鋪病也西周策是楚病也衛策

擣里子知蒲之病也注竝云病困也與此同○鄭曰鳥隼曰旃兵至竟而期戰地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

爲來伐討
淮夷也

江漢湯湯武夫泐泐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

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泐泐武貌

谷風同○昶按厲王時四夷交侵宣王命吉甫定北方命方叔伐蠻荆命穆公平淮

南之夷而自往征徐穆公亦必會師淮北所謂經營四方也至徐方來庭則四方平王旋歸矣首章伐淮夷此章平徐下章經營善後之事

江漢之濟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音喜

鄭曰濟水涯也○陳曰江漢之水涯卽周南國之地也召虎召穆公也孔曰世公是康公十六世孫○陳曰箋云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此說必有依據春秋經僖十五年公會齊侯

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蓋諸侯次匡大夫將兵卽此意也召旻傳辟開也崧高傳徹治也○昶按式用也○鄭曰疲病棘急極中也○朱曰關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郝敬曰來極猶之歸極則壤視中國也○陳曰國語撫征南海訓及諸夏韋注南海羣蠻也又左傳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竝與詩南海同宣王命方叔南征荆蠻又封申伯于謝以厭鎮之嵩高篇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此詩所云正言其事汲郡古文宣王五年伐荆蠻六年平淮夷七年命申伯然則穆公爲申伯定宅自在既平淮夷之後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胡連反

無曰予

小子召公是似肇音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徧也

釋言文字作徇○汪龍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訓旬爲徧言悉經營之也○胡曰鴻雁傳

宣示也匪疾匪棘王國來極鄭曰名召公召康公也鄭曰名

正所以宣示王之德意也陳曰嗣繼也韓詩外

之始祖也昔文王武王受命似嗣傳傳曰予小子使爾

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韓意釋詩予小

子爲宣王自謂毛意亦然也○衮按上章云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末章虎拜稽首之下云明明天子令聞

不已是穆公歸功於上之言也王亦推美於下言昔

文武受命以召公維翰今四方既平汝無曰此其功

是予小子也乃汝能繼汝祖召公而謀速大事故當

用錫爾祉也陳肇謀釋詩文○孔安

申毛意未合也韓詩長也敏疾釋詩文○孔安

之疾戎大釋詩公事也陳曰功

釐力之反爾圭瓚瓚一卣首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徒人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奴因

釐賜也釋詩柎黑黍也釋草鬯香草也孔曰禮緯有

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

築煑合而鬱之曰鬯

陳曰築煑鬱草又合黑黍

釀作酒是曰鬯也鬯必兼鬱謂鬱積而條鬯也

○昶按說文築擣也

卣器也

釋器文九命

錫圭瓚秬鬯

旱鹿同○韓詩外傳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

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詩曰釐爾圭瓚秬鬯

陸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文人

文德之人也

陳曰文人卽召祖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傳亦云執文德之人末章云矢其

文德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昶按召公以爵言召祖以親言文人以德言也自召祖命外傳所謂

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也○鄭曰自用也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

之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孔曰禮名山大澤不以封

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爲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

大於故耳○陳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又云天子之縣內名

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是則名山大澤附庸閒田皆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闕宮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也土田卽閒田畿內無附庸穆公畿內諸侯故詩但錫土田不及附庸傳引成文連類及之○鄭曰云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上聲

作召公考

苦叟反

天子萬壽明明

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

丁力反

洽此四國

古逼反

對遂

陳曰祭統懼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鄭注對遂也義與傳同

考成

朱曰穆公既受賜遂

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召公之廟器而勉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朱謀璋曰古者論

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之謂成矢

弛也

釋詁文○王念孫曰明勉壹皆一聲之轉古多謂勉爲明爾雅壹壹勉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猶言亶亶文王令聞不已也○孔子閒居三代之王也必先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注云弛施也○祖按宣王策勳祖廟召公因舉文王之德勉王以法祖焉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卽謂文王故戴記云三代之德也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謂宣王當施行文王之文德故戴記云大王之德也自詩義晦禮經亦不可通矣○春秋繁露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祖按董言設而勿用者謂戰伐之具有備無患不經用也詩美宣王命召公平淮夷武功而篇終述召公之所進戒者則曰文德蓋淮夷背叛加以討伐張之也徐方旣庭則又以黷武爲戒弛之也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今之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者惜乎其無有以春秋之義告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朱曰賦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

然孔曰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常武非直美之又

因以爲戒宣王末年德衰故戒之使常然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音汝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赫赫然盛也釋訓迅也郭注盛疾之貌明明然察也釋訓文王命南

仲於大祖孔曰謂於大祖廟命南仲也○白虎通義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

之制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大廟○胡曰班氏多取三家詩此引祭

統證詩大祖意與毛同文王宣王時各有一南仲爲大將辨見出車篇○馬曰漢書人表作南中係於厲

王時蓋至宣王時猶存路史禹之後有南氏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 皇父爲大師鄭曰

大師者公兼官也○馬曰竹書紀年幽王元年錫大
師尹氏皇父命則皇父實爲尹氏後卽二章所云王
謂尹氏也○昶按經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是以卿
士新命南仲於大祖也又云大師皇父整我六師則
是舉其舊職而申戒之故傳云皇父爲大師謂是時
皇父方爲大師故以整軍經武責之耳正義謂大師
亦新命則不當後於命卿士其說非也下章傳云程
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則此但云皇父爲大師其非
始命可知矣○輔廣曰敬戒臨事而懼也乃用
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音杭戒我師旅率彼淮

浦音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掌命卿士

昶按方侍郎謂皇父蓋以冢宰兼大

則戒百官

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

楚語重黎氏世

贊王命也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
章注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

諸侯爲大司馬也○郡國志維浦涯也○說文水濱也

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浦涯也○鄭曰使其

士衆陳列左右而勅戒之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

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陳鵬飛曰淮

夷卽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

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朱右曾曰今淮安府安

東縣淮水經縣南入海卽淮浦也周無徐州青州卽

徐州之地淮夷從徐爲亂淮夷旣殄而徐自孤立無

援誅其君弔其民孟子文○孔曰不留不處是安慰

處而擾亂之○刑按不留爲之立三有事之臣孔曰

不處言不利其土地也

之交擇三有事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卽此亦爲

之立三卿也舉其立臣明亦爲之立君就緒者王肅

云就其事業○陳曰大國三卿皆命

於天子故爲之立三有事之臣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臧祚匪紹匪遊徐方繹

亦騷音甫震驚徐方音甫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

捷與動義相成

嚴然而

威

陳曰有發聲六月傳訓嚴爲威與此同

舒徐也

釋言緩也

保安也

山有匪

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

釋詁紹繼也○裒按平淮夷及徐一役而分先後初

命召公出征王駐師江漢舒徐安行人莫能測其師之所向故徐方震驚而不敢動匪紹匪遊正敘此事

逮淮夷削平然後大軍進討於徐下章是也兵繹陳法云靜如處女動如脫兔皆所謂王猶允塞也

釋詁文○裒按爾雅釋矢竝訓陳春秋公矢魚于棠左傳遂往陳魚是陳卽矢也矢弛也陳列有弛放之

義說文繹抽絲也抽絲亦弛而陳之也騷動也釋詁文○裒按繹騷連

解體也○鄭曰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懼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上聲進厥虎臣

呼滅反

如虢

火交虎反

鋪敦淮濱

符云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陳曰釋文一本兩如字皆作而箋作而震而怒而震怒也震動也進猶先也虎臣即虎賁氏啓行之元戎

也虎之自怒虤然和按莊子而口闕然注闕然虤豁

義引詩作哮自古韻字說文韻膽氣滿聲內切瀆厓說文

也○釋文韓詩作敷仍就釋文因就也虜服也說文

敦云敷大也敦迫也仍就說文因就也虜服也說文

○孔曰為人虜獲是屈截治也和按長發箋截整齊

服也箋醜衆也釋詁文截治也也治即整齊之義言

彼淮浦之地截然整齊者以其昔為夷行今為王師之所也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布愁反如

川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枯力反濯征徐國古逼反

嘽嘽然盛也采芑傳疾如飛摯如翰也鄭曰如鳥之飛

也江漢以喻盛大也○胡曰說文翰一名鷩風又云鷩鷩風也爾雅晨風鷩也如翰當即指此○陳曰摯

同苞本也

下泉同○鄭曰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顧炎武曰如山之苞

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作內政以奇

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韓詩作民民○陳曰靚同靜爾雅密靜也大戴禮也無縣縣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荀子縣作悵說文寓

寓不見也段注綿綿民民皆謂密也即寓寓不見之義

翼翼敬也釋訓恭也○密故不可測度臨事濯大也釋詁文○鄭曰大征徐敬濯故不可克勝

濯大也釋詁文○鄭曰大征徐曰徐自穆王以來僭號稱王在西周時罪浮於吳楚非偏師所能服故王親視師抑此詩繼江漢之後豈

淮南諸夷爲徐黨援而先命召虎南征以翦其羽翼與

王猶允塞音息徐方既來音力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猶謀也

釋詁作猷○燕燕傳塞實也○荀子敵國不待服而誅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

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

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淮南王安上書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

遠方懷

來王庭也

昶按歸化即爲來庭行在所亦王之庭也此詩前四句正敘伐徐之功

五六二句追敘前事末二句收束後事○鄭曰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方苞曰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則

征徐在獵猶蠻荆之後明矣蓋使南北未寧則獵猶密邇於豐鎬荆楚逼介於武關聞王東北未寧則獵猶

之心而徐亦不可遽服吉甫旣挫狄於北方叔又申威於南召虎之師循江漢而下則楚人益懾於王靈

而無異心然後親統六師濯征徐國正所謂王猶允塞也鋪敦淮漬徐已不支故就而執其醜虜五章但

言王旅之盛強則是未嘗窮戰而徐已來庭也○陳曰晉書庾粲傳古者三公坐而論道不以方任嬰之

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詩云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宰相不得

久在外也江漢常武二詩
爲一時事當是故說如此

常武六章章八句

朱曰賦也

瞻卬

音仰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鄭曰凡伯天子大夫也○裨按板箋以凡伯爲

卿士此云大夫明其非一人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塵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側界反蝨音牟賊蝨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

夷瘳

昊天斥王也

裨按辭稱昊天意斥王也歐陽譏之過矣填久曰甚久矣天

下不厲惡也

此大惡故不安也○裨按降釋詁文○蘇曰

受其福無所定則民受其病○孔曰蝨夷常也○釋詁

賊者害禾稼之蟲蝨疾是害禾稼之狀○

鄭曰屈極也。○視按靡有常屈猶言常。罪罟設罪以

無有屈靡有常

瘳猶言常無有瘳也。○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

爲罟

孔曰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又曰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時王

施刑禁則不復收斂也。瘳愈也。○風雨同。○胡曰靡屈承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

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他活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鄭曰此言王削黜諸侯及收拘收也。陳曰謂拘執

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而收入之也。說

赦也。陳曰說與釋通故訓爲赦。○潛夫論天下本以

奉天威命共行賞罰詩。哲知也。釋言文。○孔曰國之

刺彼宜有罪女反脫之。哲知也。所存必築城居之作

者以城表國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陳曰郊特

牲云婦人從人者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今婦曰

哲婦婦不從人夫亦不以知帥人國家之敗恆必由

之。○晏子詩云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

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昶
按刑政謬戾由婦言是用內作色荒也

懿於其

厥哲婦爲梟

古堯反

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鄭曰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孔曰懿與噫音義同痛傷褒姒亂國政也○陳曰說文梟不孝鳥鴟雖也籀

文作鴟凡鴟類甚多說文舊下云鴟舊或作鴟此卽爾雅怪鴟也○鄭曰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

善長舌喻多言語○朱曰哲婦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也○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

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蘇曰匪教匪誨言王爲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蘇曰匪教匪誨言王

不用教誨之言

寺近也

孔曰寺卽侍也侍御者必近惟用婦寺也其傍故以寺爲近也○昶按

言婦而及寺者歐陽公云舉類而言耳傳訓近蓋釋奄豎所以名寺人以其有暱近之義非謂幽王惟婦

人是近也箋云王爲惡者是惟近愛婦人殆誤會傳意○列女傳齊國佐相靈公會諸侯於柯陵及還孟

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國佐知之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

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鞫居六人反之鼓忒他力反力譖始竟背音逼豈曰不極伊胡

爲慝他力反力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陳曰說文籀窮治罪人也今字通作鞫 伎害雄雉同 忒變也孔曰釋言爽也孫炎曰

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鄭曰竟猶終也慝惡也○昶按首章言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二章言人

有土田女反有之彼宜無罪女反收之是幽王時訟獄全以賄成此云鞫人伎忒謂其窮治罪人伎害變

轉不可究詰也譖僭同字僭差也譖始竟背謂差於始而終乃大背猶言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有罪脫之

無罪反收所謂背也其爲惡豈不極乎伊何爲而如此則以在位之君子皆惟利是識如賈而利市三倍

焉其婦人又不事事休其蠶織夫不事婦事則是與外政也故毛傳詳載禮文以見蠶織爲婦之公事而

又言婦人無與外政以發明詩人言外之旨焉此章說者皆未能貫徹○王引之曰功工公古字通蠶織卽功事故月令云蠶事旣登分繭稱絲效功魯語云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周官女御云以歲時獻功事鄭注絲枲成功之事管子云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休其蠶織卽無公事也 休息也

釋詁文○列女傳引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婦人無

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鄭曰今婦人休其蠶

廷之事○陳曰傳箋皆補朋經義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孔曰藉田者

力所治冕而朱紘孔曰冕者祭服之冠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躬秉耒月

孟春天子親載耜耒躬耕帝藉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

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祭義注先古先祖敬之至也天子諸

侯必有公桑蠶室孔曰旣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

孔曰謂牆及大昕之朝孔曰季春始蠶昕者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

君皮弁素積也士冠禮注皮弁者白鹿皮爲冠象上古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腰中皮

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孔曰天子則卜

三夫人諸侯也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

風戾以食之鄭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溼也歲

既單矣孔曰單盡也彼注謂三月月盜之後也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

君遂獻繭于夫人子孔曰據諸侯爲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于后夫人曰此

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陸云副首飾禕是禕衣○鄭注副禕王后

服之少牢以禮之鄭注禮奉繭之世婦也后夫人繅素刀三盆手

鄭注三盆手者三掩也凡繅每掩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遂布于三宮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孔曰以文兼天子諸

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方備反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

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刺責陳曰刺責皆從束聲今隸變作責富福陳曰富福皆從畱聲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

和按天何以責之神何以不福之謂邦國將殄瘁也狄遠孔曰毛讀狄為逖集韻引說文逖遠也

詩曰舍爾介逖和按廣雅介獨也此詩人自言將舍爾而獨遠去以怨己者多也猶微子云我不顧行

遯忌怨也說文忌憎惡也類善釋詁文陳曰弔祥皆善也

不祥威儀不善蓋無復先正典型也殄盡瘁病也和釋詁文人云亡在朝者皆不

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尺孔曰仞棘牆而外閉之

善此邦國所以殄瘁知幾者所以思遠去也天責之神不福之日月告凶其不以此與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文六年傳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若之何奪之○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韓詩外傳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優渥也

說文引詩作優云澤多也

幾危也

釋詁文○說文殆也○裨按此承上章而反覆

詠歎之天災之厚固可危而善人云亡尤可憂悲也○昭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

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齊必沸檻

胡覽反

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藐藐

亡角反

昊天無不克鞏

讀

無忝皇祖

式救爾後

鄭曰檻泉正出涌出也齊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

正當

之藐藐大貌

方言廣也

鞏固也

釋詁文○視按天雖廣大感通甚捷人君修政

可以鞏固天心也○何楷曰鞏固之道惟在法祖而

已送羣蟲親善類毋自忝於皇祖也救者維挽之謂

對往日言為後幽王欲圖補救當自今日始矣○范處義曰傷其大壞尚欲救之詩人所以為忠厚與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朱曰賦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

魚呂卒荒

鄭曰天斥王也瘖病也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役也
○韓詩外傳威有三術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
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
之效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
喪○胡曰據此正以威爲人君 圉垂也釋詁文○鄭
之所爲則韓亦以天爲斥君 圉垂也曰荒虛也○國
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韓詩外傳一穀不升謂
之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
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
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
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
荒此之謂也○陳曰御與圉通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戶工反昏椽丁角反靡共音潰潰反對

詩廿五

蕩

弄

回遙

音

實靖夷我邦

博工反

訂潰

釋言文○說文引詩云潰也又潰中止也

椽也

和按廣雅止逼也中逼卽內亂潰者亂也

天曰天椽分言之曰天曰椽皆殘害之謂正月

篇天天是椽傳以天指君是皆在位者乃分言也此詩昏亂椽喪不共職事卽蝨賊內訂之實是專指在

者位潰潰亂也陳曰說文憤亂也潰與憤靖謀釋言夷

平也孔曰釋詁夷平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謂平殄而滅之○鄭曰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

皋皋音訛訛音曾不知其玷丁簞反兢兢業業孔填不寧

我位孔貶

皋皋頑不知道也釋訓刺素食也舍人注不治之貌訛訛窳音不供

事也

釋訓莫供職也○陳曰說文器窳也訾與器同爾雅窳勞也郭注勞苦者多情窳○朱曰小人

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鄭曰玷缺也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

也貶隊也

鄭曰我王之位又甚隊矣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陳曰說文貶損也辱傾

覆也杜林說以為貶損之貶隊者傾覆之意言我王之位甚矣其隊也十月之交傳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言易位也是其義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莫止反

如彼棲

音西

苴

七如反我相此邦

無不潰止

潰遂

小旻同○孔曰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

苴水中浮草也

鄭曰天下之人如旱

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陳曰傳云水中浮草但釋苴字不釋棲字箋如樹上之棲苴以申補傳楚辭草苴比而不芳王注生曰草枯曰苴○昶按水中浮草暴於樹上待其枯而用之是謂棲苴

歲旱生草皆如樓苴言無不槁者○鄭曰潰亂也無
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陳曰相視也止語詞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皮賣胡

不自替他軫反職兄音况斯引

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和按詩言往者仁賢之君

傷今之不然今則病賢也和按傳以病釋疚言今士賢者

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病言君子之失志也彼宜

食疏今反食精稗鄭曰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

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

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麩於
稗故爲疏也○胡曰傳意以斯爲今上言昔時富賢

者此言今時

替廢

況茲也

陳曰茲與滋同凡言兄者皆滋益之詞

引長也

釋詁文○昶按此賢者言下賤之人皆居高位己胡可不自退廢而與之同列蓋小人得

志滋蔓日甚君子孤立必不可久此其所以病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

兄斯弘不裁我躬

頻厓也

陸曰張揖字詁頻今濱則頻是古濱字○鄭曰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

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

泉水從中以益者

也鄭曰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列女傳詩云池之竭矣不云

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鄭曰溥猶偏也

裁謂見誅伐○孔曰今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矣而在位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豈得不災害

我身乎言其
必將害之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反巨已

臧玉林曰關雖正義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本少三字序云閔天

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本經文辟開古關字蹙促也明

同○錢澄之曰召公卽召虎也宣王中興亦可謂之受命周室由穆公以再造南征北略其功爲多江漢

詩云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非辟國百里乎凡伯歷事厲王今猶在朝然則與召穆同時共事爲

宣王之舊人豈盡無有者乎○胡曰黍苗刺幽王卽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則此詩召公亦當指召穆公

哀今之人不尙有舊幽王去宣王中興未遠故因言召穆公而欲王圖任舊人○朱曰幽王蹙國蓋犬戎

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昶按宣

王中興未久而復有幽王之禍凡伯身歷盛衰而親見之五章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疲不如茲據賢者一身之遭際言也末章於國曰昔日辟百里今日蹙百里於人又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皆俯仰今昔之辭言之不勝悲痛瞻仰亦凡伯作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愴同也又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於乎哀哉誠可悲矣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朱曰賦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毛氏學廿五終